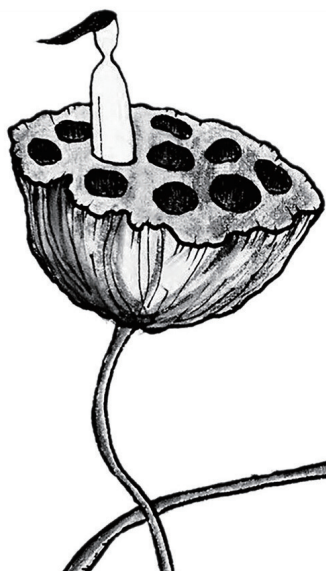




五号



# 纸上的戏剧，像流浪的马戏团

【文/冷梅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## 黑白世界里的自我表达

他是《如梦之梦》的王德宝，是《暗恋桃花源》的江滨柳，是《那一夜，在旅途中说相声》的程克，是《新原野》的鞠生，是《海鸥》的康丁，是《北京人》的曾文清……最重要的，他还是他自己。

五六年前，闫楠专注于舞台表演的同时，开始用画笔记录所见所闻。没想到这慢慢成了他的日记方式——画戏中不同角色的命运，画生活里飘进脑子的想法，画梦，画鱼，画马，画怪兽。不知不觉，绘画的量，足以出一本书。《世界尽头马戏团》只是这么多年来他的画作中的三分之一。不过，这三分之一，也能让你了解闫楠这位游走在文艺界的年轻人的内心所想。近日，闫楠带着这本绘画书《世界尽头马戏团》来到上剧场“丁乃竺的读书会”，与观众们分享这个独特的“马戏表演”。

黑白不是颜色，却是闫楠的最爱。他说，黑白是万物原本的样子，把世界小时候的样子拍下来，留一张没有冲洗的底片。他用黑白表现诚实的自己、静默的声音。有人说这本书适合在没什么色彩的阴天阅读，而闫楠希望大家可以在温柔的阳光下，为他的图画填上你所理解的色彩。

红色是他偶尔用在画里的点缀。这一点红，像是一滴被生活的利爪划破皮肤渗出的血，微痛，但很快就可以止住。红色，是《乌云小丑》的鼻子，即便被人遗忘，也还记得那一丁点儿红；是卡西莫多送给艾斯米拉达的小花，小却温柔；是西西弗斯推了一辈子的石头，沉重又不可放弃；是绘本封面的一颗红色星球，在茫茫宇宙中，这颗红色星球看起来是生命力之所在……黑、白、红是绘本主色调，也是闫楠本人的主色调。

正如朋友穆春寒在《世界尽头马戏团》的推荐中所留下

站在舞台上表演是他毕生的追求，画画是他的日记形式。一个不爱睡觉，但酷爱演戏的年轻人，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记在了画里。他用画笔创造了一个流浪艺人的马戏团，游走天涯，肆无忌惮地表演。

的文字：“这么多年只知道闫楠是话剧舞台上的明星，戏剧是他的信仰，没想到画的画写的文字也同样迷人。他不喜欢吃饭和睡觉，或许到了深夜他会变成吸血鬼诗人，或者静静坐在都市角落的安徒生，这里面的故事和画是他最私密的梦，也是用来温暖每一个孤独灵魂的黑暗料理。”

## 生命的刻度

在这本书中，收录了两张闫楠曾经演过的话剧作品的画。一幅是《5号》——一个瘦弱的穿着病号服的人，桀骜地站在风中。那时间楠在《如梦之梦》的剧组，剧中的5号病人，分AB角色，闫楠叙述故事，胡歌是诠释5号的人。剧中“5号病人”的角色让闫楠深有感触，人的一生，命途之多舛，生命的轮回仿佛在他的身上发生。《5号》就是他对自己的重建，血肉之躯，是故事中的传奇，亦是平凡人。

另一幅是《夏天最后两朵莲蓬》——站在两朵莲蓬上的云之凡和江滨柳。如命中注定般，闫楠和金士杰、黄磊一样，从35岁这年开始，生命与江滨柳有了交集。

“当时有人问我怎么形容江滨柳，我觉得他像是沧海一粟，他和云之凡在大时代的漩涡里，孤独飘零，像被漩涡卷走的两艘船，在海洋上各自前行，遥望对方又没办法相会。夏天之后，莲蓬枯萎，荷花凋谢，这俩人在池塘里用爱和目光坚持生长到最后，直到莲蓬都快枯萎了，枝干快要折断，他们是莲蓬里剩下的最后两个莲子，用爱支持对方，能多生长就多生长一点，能少老一点就少老一点，就像云之凡和江滨柳最后在病房见的一面，云之凡说：‘我要走了。’江滨柳说：‘云之凡，这些年你有没有想过我？’的那一眼，在我看来，之后他们可能再也不会见面了。这幅画就出现在我对于江滨柳的人物小传里。”云之凡和江滨柳的感情像是夏日最后的一缕风，吹在了孤独的莲蓬上。闫楠的画中总是可以读出他的故事、他的内心。

出书，似乎是一个意外。但出版的每一个细节，每一个版面，每一张插画的排版，闫楠都亲自过问，给出意见。“最初对出书我有点排斥，因为我一直觉得它是属于我的最私密的梦，内心有些矛盾。当我听到有人可以从里面得到慰藉和温暖，我开始想做这件事了。名字，我觉得做舞台剧的人内心都比较孤独，《世界尽头马戏团》象征着一帮有共同目的的人，一起去世界尽头，我最无用，只拉大幕，我有大把时间，看日升日落，把发生的事情写下来画下来，这让我觉得温暖。”



海鸥



面具小学三年二班合影